

亲历者

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倔强的灵魂



写给父亲爱的记忆

萧耘 王建中 著 | 萧军最后的岁月

一部感人至深的护理日记 一部见证80年代大社会的私人史

毛泽东称他是“极坦白豪爽的人”

中国书店

K825.6

790

K825.6
790

写给父亲爱的记忆

萧耘 王建中 著 | 萧军最后的岁月



中国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写给父亲爱的记忆：萧军最后的岁月 / 萧耘，王建中
著. —北京：中国书店，2010.1
ISBN 978-7-80663-753-1

I. 写… II. ①萧…②王… III. 萧军 (1907 ~ 1988) —
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0799号

写给父亲爱的记忆——萧军最后的岁月

著 者 萧 耘 王建中
责任编辑 刘小晖 汤慧芸

出 版	中国书店
社 址	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号
邮 编	100050
电 话	010-63017857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印 刷	北京海纳百川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× 1092 1/20
字 数	350千字
印 张	15
版 次	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663-751-7
定 价	32.00元

本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工厂负责退换。

目 录

写给父亲 / 1

一 噩耗传来 / 1

大家指派我和爸“摊牌” / “我决定明天出院，决不住下去！” / 伍修权同志处寄来的信 / 妈一个人值班，大家真的是不放心 / 有关鲁迅先生的版税，是否还有人在作梗？ / 他不允许“散布”他的病情



二 手术前后 / 57

我真怕再走近那座松柏森森的大门 / “还是那句老话：医生治得了病，治不了命啊！” / 昨夜爸的病情太危险了！ / “有多大的爱心，就有多大的耐心。” / 妈妈来时，爸也不睁眼 / 一下子就昏迷不知了！

1. 第二次住进海军总院 / 58

2. 过年了 / 91

3. 手术确定在元宵节 / 117

4. 气功师 / 138

5. “坐过来些，我有话同你们两个人说……” / 180





三 “六〇六”的日日夜夜 / 263

去年的“五一”节，爸率中国作家代表团正出访香港和澳门 / 隔壁的老军长又在大喊 / 爸与妈妈谈后事。当即让我拿录音机…… / 我让你整理的《委托书》弄好了吗？ / 爸今天一天都没醒过来……

后 记 / 282



附录一 挺然一倔竹 / 284

附录二 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 复查结论 / 289

附录三 萧军生平（悼词） / 291

一 噩耗传来

1987年5月，以萧军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香港。



引 言

半个多月的港澳之行，对于年届80岁的萧军来说，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忙于开会、座谈、参观、接待来访者……连午休也取消了，每晚睡眠不足，女儿萧耘帮助办理一切事务。提行李、照顾生活、笔记、录音、摄影等等，萧军始终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未显出疲惫来。不料，回家当日，细心的二女婿王建中在为岳父倒便桶时，发现了黑色的“柏油便”。四女儿萧滨将便样送到保健合同医院——同仁医院——去检查，化验结果发现癌细胞，医生请萧军住院检查身体。5月28日入院后，确诊是“贲门癌”，而且是一种非常险恶的“低分化腺癌”，发展很快，主治医生季医生主张趁着肿瘤不到一厘米，最好及早手术以免扩散。

萧军得了癌症的消息孩子们没敢告诉我，怕我经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。家里平时出了什么事向来都由萧军做主，不需要我操心拿主意。我也确实缺少锻炼，现在临到萧军生死存亡关头，我就更没有主意了。不同意他开刀吧，医生说趁着肿瘤还小，没有扩散，只有开刀切除才能防止恶化，不开刀耽误了后悔就晚了。同意他开刀吧，他身体很胖，开刀以后贲门和胃部缝合起来难度极大，天气如此炎热，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？80岁的老人了，万一上了手术台发生了险情怎么办？我因缺乏医疗常识，确实感到六神无主，左右为难。

——节选自王德芬所著《我和萧军风雨五十年》

1987年6月10日 星期三

大中午的，建中^①突然赶回家来，满头满脸的汗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萧滨^②打来电话，说爸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……”

“贲门癌。”

“确诊了？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！我的心慌极了，手也不由自主地抖……

下午两点，滨和燕^③约我晚间去玉^④的家里商议商议。

三点半，主治医季医生要我们随同作家协会领导江山、王淑珍二位一道去听听病情介绍：

“萧老的贲门胃小弯处长了一个低分化腺癌，菜花状，大约有6—7毫米大小。这种癌发展快，很恶，而且位置又长得很不好。手术切除是较好的方案，但是萧老年纪大了，又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……你们家属要很好地考虑。13号上午，胸外科医生来会诊，你们也来听听吧。”

走在路上，滨告诉我：与爸同室的病友看见她了。

也许不会和爸讲……但愿。

1987年6月13日 星期六

上午，五位身强力壮的外科男医生一起来检查爸的病了。他们和爸自来熟，彼此开着玩笑。他们说萧老头儿的肚子大了，长肉了，就是因为偷懒儿不练功夫的过。

爸，也笑着说：“文生和武生到底是不一样！外科，还得是咱们爷们儿干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干脆利索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在场的人们也都不由自主地跟着笑起来。

“家属谁主事儿？”医生问。

“我们仨。”我指着滨、燕说。

“萧老的这种病，只能用手术治疗。要抓紧时机，瘤子很小，又没发现扩散和转移，要尽快地决定，不能拖！……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还很多，特别是病人的血液、心、肺、肾、肝等功能都得仔细检



查，不容许有一丝差错，生命关天哪！”医生这样明确地告诉我们。

即便是我们和父亲本人都决意手术的话，医生说也要闯过几道险关。手术后，还必得配合以化疗和放疗等综合疗法，对80岁的老人来说，体质再棒，也是够难熬的……要有精神准备！平日的家中大事，都是依仗着爸来拍板定乾坤的，可爸病了，我坐在医院里差点就哭起来。

是啊，滨的公公、镇平^⑤的舅舅，不都是因为手术失败而突然去世的吗？这才有几天？他们比爸年轻得多啊！……我今天才体会到什么叫“心乱如麻”！

下午五点半到晚上九点半，在萧玉家，滨、燕、建中、我，把几天来各自请教专家和内行的情况交交底，商议的结果：决定采用气功疗法保守治疗，转住海军总医院。并由我起草《备忘录》，儿女们签名为证。再由我和滨明早去通知萧歌^⑥。

1987年6月16日 星期二

爸如今是一门心思地只想快地检查完毕早早地回家。他对于自己身体的前途很乐观，仍然是那么愉快，那么健谈。医生、护士、病友都喜欢和他聊聊……

大家指派我和爸摊牌，把病情原原本本老实地告诉他。几次话到嘴边，却开不了口。看着爸那高兴的样子，我真害怕直对他那慈爱的目光，我也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地突然哭了出来。干嘛非得叫我说呢？

海军总院通知：刚刚空了一个床位，今天下午一点半以前，快来办理住院手续，不能留床！很可能随时收治“急诊”。

爸这儿怎么办？不和他讲清病情，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转住海军总院的。

九点钟，我去作协，领导们都在。他们说明天下午四点去和萧老谈话，不管怎么，也要劝说他转院。

带着事先写好的两封同样内容的信：

我父亲萧军，被确诊为“贲门癌”，如今在联系住院——海军总院治疗。因为父亲是文艺二级，没有行政级，影响到他的治疗、用药、住房、保健等等一系列问题，如何是好？请您签署意见。

萧耘、萧鸣^⑦

1987年6月



1988年，伍修权同志与他的夫人徐和。

10点钟，到了彭真同志家。秘书刘连英说，委员长外出开会未归，待首长回来，一定把信转到，请放心。

11点钟，又到了伍修权同志家。他的夫人徐和同志说，伍老出差到锦州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信一定给他看，放心吧。

11点20分，赶到海军总院时，医生们已经下班了。

下午一点半，终于见到了海军总院保健科主任，他说：“萧老没有病历，我这个住院证也没法开呀！”他很为难。

说得有理，萧鸣，赶忙往同仁医院去取“病历摘要”。我，必须在两点钟赶到北京展览馆，去参加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的毕业典礼——爸是该校的名誉教授，他要我在大会上替他念一封信，祝贺同学们的毕业，感谢教师们几年来的辛勤……

我家有四个学员，今天由新闻系、文学系、秘书系毕业，爸也是一名光荣的家长啊！

回到同仁医院，已经是晚饭时分了，滨、鸣都在。爸的转院仍没办成，海军总院住院部要求病人必须同时到场，才肯办理住院手续。看来，不和爸亮底，是绝对不行的了。

1987年6月17日 星期三

昨天一夜我都没睡好，怎么想，也想不好怎么和爸说！

痛，是不治之症啊！爸经受得住这致命的打击吗？他是那样地爱孩子、爱生活……几十年的人生折磨，刚刚过上好日子才几天哪？如果不告诉爸实情，万一病情恶化了，他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安排、要料理，因为我们的愚昧无知而误了他的大事，爸怪罪下来，又有何言答对？

我记不清自己当时是怎样和爸说完了话的，我也记不清作协的诸位和哥哥、妹妹都补说了些什么，我只记得爸的目光是那么样的庄严，那么样的恳切和认真！

“爸，您的检查结果，出来了……”我很胆怯。

“怎么说？”爸的这一叮问，竟使我的全身都冒了汗。

我紧紧地攥住自己的手指，再也不敢看向爸的脸。斟酌着，放慢着自己的讲话，终于使他明白自己的病情很不轻松……

爸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好吧，转院。几时走？”

“下午一点半以前必须到海军医院报到。”

“总得让我回家看看吧？”

“来不及了。病人不到，海军医院就不给留床位……对咱们已经是破例照顾了。”

爸无可奈何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不再说什么。他拿起笔来，在医院的意见书上写下：

- 我认为：1. 同志们在服务态度方面——是真挚而热情。
2. 在医疗态度方面——是负责而认真。3. 在关心患者方面——是周到而细致。

这是他留给医护人员们的一份鼓励与亲情，短短的几句话，竟写错了三个最平常的字！但他自己却并没有觉察，这在爸来说，是不曾有过的事。我知道，此时此刻，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的——而报告这一凶信，扰乱了他心绪的却是我。

在海军总院，爸住进了15病区空潜科3120房间。医生、护士特热情，萧老长、萧老短地帮助安置了一通。曹院长、杨副院长、俞主任、马协理……都来看望了。

孟气功师更是热忱，4点40分就开始为爸他们三位病号同时发“功”了。

可是，他说萧老的体质棒，又有多年的武功根底，通身的气浑为一体，要想打入进去，很吃力呢！其他两位都说“有感应”，唯独爸说“没感觉”。

我真怕爸如此的直爽会得罪气功师，还好，孟气功师笑嘻嘻地走了，并没介意。约好明天上午再来。



夜间，建中继续在一张张精选的卡片纸上用毛笔抄录着爸的古体诗——八十首——而且还自制了更别致的仿古封套，即将完工。把它们作为生日的礼物，如何？

“太漂亮了！”我说。

他很得意爸送他的这枝善琰湖笔，非常之好，得心应手，真的是越写越来神！

爸总说：“我们家的媳妇比儿子强，女婿比女儿好！”这样心明眼亮、通达人情的老人，有谁不爱哪！

1987年6月18日 星期四

今天，是爸的80岁生日（农历五月二十日）。傍晚，狂风暴雨，竟落了冰雹！什么鬼天气！

五年前，陈叔^⑧、山丁叔^⑨、方伯伯^⑩就约好今天一定要到北京聚一聚，可是爸这一病……

爸倒是说过，不必过生日了。但是，大家还是决定本星期日自己家人聚一下，就不惊动亲友们了。

我一想到这也许是给爸最后一次祝寿，心里就难过之极！我是多么地爱爸，虽然我从来没和他说过。

每次走进爸的房门，我都要先在门外静静地站立一刻，振奋一下自己的精神，收敛一下自己的情绪。我不敢哭，更不能在他面前流露丝毫的悲伤和恍惚……

他是个太敏感的老人，偌大岁数，耳聪目明；察言观色，机敏得让人吃惊！他那双眼睛更是，正气得使人藏不得半点龌龊，只有坦诚对坦诚……

“爸，您早！昨晚睡得好吗？”轻轻地推开了3120号房门，见爸正端坐在沙发上。

“不好！”爸回答很严肃，硬邦邦的两个字。“不舒服吗？”我站到爸的身边，听他说。“我决定明天出院。绝不住下去！”我一下怔住了。“还站着干什么？去办出院手续吧！”“爸！”我只喊了一声，他就止住了我的话。

“你不要企图说服我。难道我关心自己的生命还不如你们更关心吗？我昨晚整整想了一夜，气功对于我来说，是不合适的。我自己练过武术，我都明白。我也不相信我有什么癌；即便是如此，我活80岁了，还能再活80岁？

“我平生追求的四个目的基本达到了；我该写的都写了；该说的都说了；我的孩子们也长大了，我没有什么遗憾！”

“这种病，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好的，长此下去，要花国家多少钱？就是公费医疗，也是人民的血汗钱哪！那就可以随随便便地不算吗？”

“就这样决定了，明天出院！别再麻烦我！”

爸不许我说话，也不再答理我。

我强按住自己心头的激动，走进了洗手间，却再也忍不住悲伤地失声哭了起来……

“姑娘，别哭别哭，有什么为难的事能跟我说说吗？”护士长马大姐拍着我的肩，帮我擦着泪。

我向她重述着爸要出院的决定，她笑了，对爸说：“萧老哇，出院好办，您也得让孩子和家里人商量商量啊！她一个人，能做得了主吗？”

爸，眨眨眼，坐着不吭气。

马大姐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，我紧抹了两把泪，说：“是啊，虽然我负责值班在这儿照顾您，但出院这么样的大事儿，我怎么能一个人说了算呢？万一有个差错，我向家里人怎么交待？更何况，这次您住院多亏了海军李耀文政委、海军卫生部、后勤部、曹院长、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文联、作协，那么多的组织和朋友的关照，您说走就走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于人情于事理，都说不过去呀！您不是说中国人最讲情理两不悖吗，总得给我个时间到各处去‘磕头拜谢’再走不迟吧？……”

我也不知道自己一下子哪来的这么多的话，一古脑说得爸竟笑了起来。“我说一句，你就得说十句！行行行，你去拜吧，拜吧——反正我要出院。”说完，他拿起了《参考消息》开始“天天读”了。趁着爸这一松口儿，我赶忙跑出去连着打了一大串电话，请诸位能来的都快来，对爸进行轮番儿的“迂回战”劝说。朋友们的话，也许能感动爸。院，是绝不能出的！“养病如养虎”啊！出院，就意味着放弃治疗！

1987年6月19日 星期五

这些天，真热得人要发疯！

我每天都赶五点钟的头班公交车去医院。从北京城东的团结湖起



1987年，萧军在海军总院。

点站，到城西的钓鱼台白堆子海军总院，几乎是横穿整个儿北京城。顺利的时候，也要“嘎嘎呦呦”地走两个多小时，真够慢！而望儿心切的爸爸，已经早早地就起床候着我们了！天天如此。我曾试图改骑自行车，也许时间可以自主一些？结果可想而知，就算我现在是18岁，路程如此遥远，任怎么“疯骑”，也是要败下阵来的，更何况已经人过四十！想都别想了。

“爸，您早！”我边擦汗，边推门，边问候着。

爸如往常，早已梳洗完了，脸红红的，眼睛亮亮的：“我又想通了——不出院了。”

“怎么不说话？我写了一个字据你们看看吧。”爸递过了一个平日用的记事本来。

1987年6月19日新决定

两日来经过儿女及朋友令莱^①、夏大明^②等说服和恳切的劝阻，使我深深感动，经过我反复思考，决定如下：

1. 决定不出院。放弃出院治疗打算。

2. 待进行完了一段气功治疗无效以后，决定做（开刀）准备。

3. 我的生命是众人的，应该由众人决定。

萧军

1987年6月19日上午5点20分

“您，不反悔了？”我叮问了一句。

“不反悔啦！”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你们总得给我一个思考的机会嘛！住院也好，出院也好，我得有我的决定权哪！我又不是个什么‘东西’可以摆来摆去的。我还有一些事得料理一下，‘扣’在这里不让回家也不行啊……再说，这么热的天，你们这样跑来跑去的……”爸想得很多，很细。“对了，隔壁的‘飞行司令’今天要做手术了，替我去送送他。”爸叮嘱着我。

邓司令^⑨的病，和爸爸大致一样——胃癌。较比爸他算是“年轻人”，留着战士样的寸头，看上去身体基础也挺棒，眼睛虽然不大，却很有神，嗓门洪亮，行动敏捷，爱说爱笑的。短短几天的相处，他们彼此很投缘，都是硬汉子军人脾气。

去往手术间的路上，他关切地问：“萧老还出院吗？”并递给我一张小报，上面有治疗癌症的新药“油酸多相脂质体注射液”（以下简称139针剂）的说明。他还一再说：“萧老可是一个老革命啊，要好好地照顾他！”使我深为感动。

当我们把爸写的“我的生命是众人的，应该由众人决定”的字据拿给曹院长看时，他竟“哈哈”地大笑了起来，说，你们可真有办法，哭也能哭出个决心来！任谁也完不成这任务……

下午2点50分—3点15分，王维健秘书受彭真委员长嘱托来看望爸。他说，首长很忙，正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，黑龙江森林大火又燃起了好几处，见到萧鸣、萧耘带去的信，彭老即刻指示给海军医院通了电话，请他们多多关心萧老的治疗……

爸问道：“彭真同志的身体怎样？洁清同志及孩子们都好吗？”他说，首长前些日子刚刚外出一个月，到井冈山、珠海、福建等地视察，又赶回来接待外宾……有时真是很累很累！不过别看彭老85岁高龄，却仍能够不用讲稿一连进行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没问题；还是喜欢让同志们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广泛听取意见之后再开大会……

爸有三件事委托王秘书如方便的话，转达给彭真同志：

1. 1948年，在东北曾作过近五十天的群众性讲演，听众们当时提上来近乎百条问题，汇集成过四大本汇编，记得曾经给彭真同志送过



一份，请派人问问在东北局的档案中可还有？

2. 周海婴为鲁迅先生的版权、稿酬等，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打官司，不管怎样，解放前连国民党都没敢扣过鲁迅先生的稿酬，共产党的出版机关就更不应当扣！更何况关于鲁迅先生的稿酬安排周恩来总理生前有过明确的指示，都是有案可查的，这不是小事情。如果传播到国际上去，影响太坏！请转告彭真同志一下……

3. 关于住房问题，承蒙彭真同志的关照，市委有关部门已派人来关心过了。方便的话，请帮忙问一问，能不能提前一点安排新居？如今的房子，没有暖气、煤气、上下水、厕所，对养病很不便利。

王秘书说，有事只管提，不必客气，他一定转达。临出门时，我对王秘书说：“今天您来了，我就只好坦白了，我爸还不知道我们去找过您！”

“确实，如果他们事先让我知道，我是绝不让他们去麻烦彭真同志的！”爸瞪了我一眼。

“这也是应该的。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，委员长也会怪怨的！”王秘书说得很认真。

“一切病情，我们都和爸摊开讲了，他是位开明、乐观的老人。”

“甭给我戴高帽！”爸笑着说。

“您应当乐观地对待疾病，好好安心修养，委员长和洁清同志都很关心您，时常和我们提起您！……”

“请代我谢谢他们！”爸爸的眼睛湿润了，我赶忙送王秘书出了房门。

爸，静静地坐着。烟，是早戒掉了。

“爸，您的老朋友们待您可真是够铁的啦！求到谁，都是立即就办，真是让人感动。海军李耀文政委只见过您一面，就喜欢上您啦！他和他老伴都说是《八月的乡村》的读者呢，他们说您是国宝，要破格地照顾好您。”

“我的这些老朋友待我，确实有感情，经得住考验，彼此本质没变！我，从没把他们当成官，他们也从没和我摆过什么官架子，我很感念他们待我的一片真情。”爸，流泪了。

“爸，我看您待人可是不够公平。”为了转移爸的情绪，我故意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您是‘北京人吃柿子’——专拣软乎儿的捏呀！”

“我欺负你们谁啦？”爸不服气的样子。

“您对我和萧滨，是想训一顿就训一顿，想发火儿就发火儿，可对您儿媳妇们怎么那么客气，那么讲礼貌啊？……”我和爸逗着趣。

“儿媳妇和女儿究竟不一样呀！嘿嘿……”爸，狡黠地笑着。

“爸，说真的，为了您的病，我们没经过您的同意去找了彭真同志和伍修权同志，希望您能谅解我们……我们所以这样全体总动员地四处奔跑，不仅仅因为您是我们的父亲，更因为您是对祖国、对人民有过贡献的老作家！人民没有忘记您，朋友们没有忘记您，组织上没有忘记您，就连给您主治的医生们上大学的时候也都是您的读者，对您有着另一种亲情啊！

“如果您不能很好地配合治疗，别说是对不起老朋友们对您的关心，更对不起关心着您的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。正如您所说的：生命，不属于您个人，它是属于大家！您也对不起您自己，活到80年纪，容易吗……”

我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好半天的沉默……

“耘儿，你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吧。”爸嘱咐着。

1987年6月20日 星期六

早，陪爸到院中散散步，在小花园坐坐，买回几袋他爱吃的胡椒粉。院部批准爸明天请假回家过生日，要求是晚九点钟前，务必归“营”，忌酒、忌生冷、忌过度兴奋。

今天，爸谈了许许多多的话。

编《文集》要精选，不要芝麻、谷子都往上堆！谁有那么大工夫去专门研究你！既浪费时间，又浪费精力，每一分钱都是血和汗哪！

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、毛主席相交，首先，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，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；其次，我不是他们的下级，我尊重他们，但并没忘记我自己。我们是同志、朋友、知交，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。

“共信不立，互信不生；互信不生，团结不固”。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，而且十分尊重，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着充分认识的。我们的友情，是建立在“鲁迅关系”上的，才可能这样的理解和久远。

人们，往往对于在上的人容易有礼而难于得体；而对于在下的人